

目如青蓮者	應當修善業
使己受快樂	宜勤行戒施
財寶及榮貴	此事難可遇
福祿非恒有	身力有增損
一切無定相	地主亦非常
如此最難事	今悉具足得
目如青蓮者	應具修諸善
使己受快樂	宜勤修戒施
勁勇有力者	能超越大海
專念健丈夫	能超度諸山
設作如斯事	未足名為難
能利益後世	是事乃為難

(一六)復次此身不堅。是故智者應當分別供養尊長。是則名為以不堅法易堅固法。我昔曾聞。牟尼種中有王名曰阿育。信樂三寶。若於靜處見佛弟子。不問長幼必為下馬接足而禮。

爾時彼王有一大臣。號名耶賒。邪見不信。見王禮敬諸比丘等。深生謗毀。而白王言。此諸沙門皆是雜種而得出家。非諸刹利及婆羅門。亦雜毘舍首陀羅等。又諸皮作及能織者。巧作埽瓦剃鬚髮師。亦有下賤旃陀羅等。大王何故而為作禮。王聞是語默然不報。別於後時集諸大臣。勅諸人言。我於今者須種種頭不聽殺害。仰汝等輩得自死者。即語諸臣。汝今某甲仰得是頭。復告某甲仰得彼頭。如是展轉遍勅諸臣。仰得異頭不聽共同。別告耶賒。今又仰汝取自死人頭。各各皆使於市中賣。如是頭等餘頭皆售。唯有人頭。見者惡賤。遠避而去無肯買者。眾人見之咸皆罵辱而語之言。汝非旃陀羅夜叉羅刹。云何乃捉死人頭行。被罵辱已還詣王邊。而白王言。我賣人頭不能令售返被呵罵。王復語言。若不得價但當虛與。時彼耶

賒尋奉王教。入市唱告欲虛與人。市人見已復加罵辱無肯取者。耶賒慚愧還至王所。向王合掌。而說偈言

牛驢及象馬

豬羊諸畜頭

一切悉獲價

競共爭買取

諸頭盡有用

唯人頭穢惡

無有一可用

虛與不肯取

而返被呵罵

況復有買者

王問耶賒。汝賣人頭何故不售。耶賒白王。人所惡賤無肯買者。王復問言。唯此一頭為可憎惡。一切人頭悉可惡乎。耶賒答王。一切人頭悉可惡賤非獨此一。王復問言如是我頭亦復如是為人惡耶。耶賒聞已懼不敢對默然而住。王復語言。我於今者施汝無畏。以實而說。我今此頭亦可惡耶。耶賒對曰。王頭亦爾。王復語言。為審爾不。耶賒復言。審爾大王。王告耶

賒。若此人頭貴賤等同皆可惡者。汝今云何自恃豪貴種姓色智以自矜高。而欲遮我禮敬沙門諸釋種子。即說偈言

唯有此人頭

見者咸譏呵

賣之無所直

虛與惡不近

遙見皆生瞋

言不祥鄙惡

此頭膿血污

鄙賤甚可惡

以斯下賤頭

貿易功德首

雖向彼屈申

毫釐無損減

王告耶賒言

汝雖見比丘

雜種而卑賤

不能覩其內

真實有道德

汝愚癡邪見

迷惑錯亂心

計己婆羅門

獨有解脫分

自餘諸種姓

無得解脫者

若欲為婚姻

當求於種族

若求善法者

安用種族為	若其求法者
不應觀種姓	雖生上族中
造作極惡行	眾人皆呵責
是則名下賤	種族雖卑微
內有實道行	為人所尊奉
是則名尊貴	德行既充滿
云何不禮敬	心惡使形賤
意善令身貴	沙門修諸善
信戒施聞具	是故可尊尚
宜應深恭敬	造作惡行者
汝今寧不聞	釋種具大悲
牛王正道者	所說之法耶
以三危脆法	貿易三堅法
佛無有異語	故我不敢違
若違世尊教	不名為親善
譬如壓甘蔗	取汁棄其滓

人身亦如是	為死之所壓
屍骸委在地	不能復進止
供敬修諸善	是故應當知
以此敗壞身	貿易堅牢法
猶如火燒舍	智者出財物
如水沒伏藏	亦應速出寶
此身終敗壞	宜貿易堅法
愚人不分別	堅與不堅法
死軍卒來至	如入摩竭口
當於如是時	驚恐大怖畏
如酪取生酥	及以於醍醐
取已酪餅破	不生大苦惱
此身亦如是	取其堅實善
於後命盡時	終不生悔恨
不修諸善行	憍慢而縱逸
死法卒來至	破身之餅器

其心極焦熱 猶為火所燒
憂結喻如火 酪餅喻如身
汝不應遮我 修善取堅法
愚癡黑暗者 自言我尊貴
我執十力尊 言說之燈炬
照察己身中 貴賤無差別
皮肉筋骨等 三十六種物
貴賤悉同等 有何差別相
名衣及上服 眾具有別異
智者宜勤身 作恭敬禮拜
役使行諸善 是名取堅法
何故說斯者 此身如電逝
泡沫及沙聚 芭蕉無堅實
如此危脆身 修善百劫住
堅於須彌山 及以於大地
智者應如是 貿易堅實法

大莊嚴論經卷第三